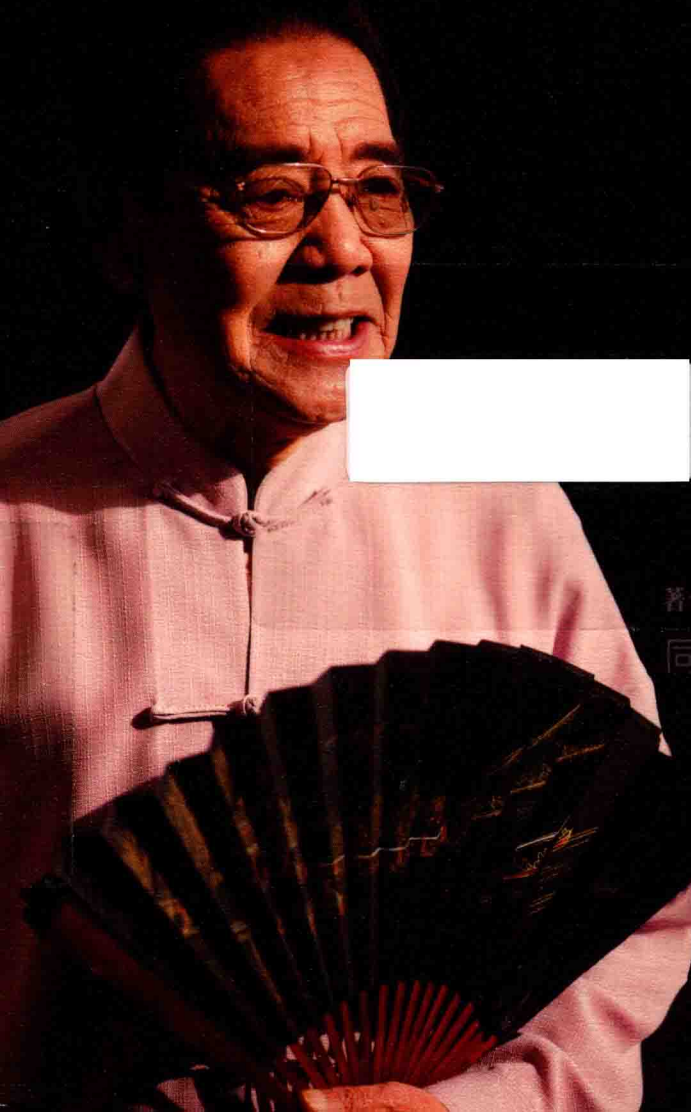


白眉大侠

单田芳 单子惠◎著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盖世无双的武功
他行侠仗义，保国安民，留下一段流芳百世的侠客传奇



贰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传世之作

同名评书连续播放

1000000000次

几代人永不尘封的记忆

中国工人出版社

白眉大侠

单田芳 单子惠◎著

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眉大侠. 贰 / 单田芳, 单子惠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008-6656-5

I. ①白… II. ①单… ②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7918号

白眉大侠. 贰

出版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李倩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65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1	第四十回	闻噩耗群雄齐集王家店 取首级艾虎双上叠云峰
12	第四十一回	大头鬼舌战半翅蜂 小义士被困虎狼窝
21	第四十二回	男扮女装龙天彪上山 弃暗投明王金玲反正
30	第四十三回	反山寨父女变脸 救艾虎师徒仗义
39	第四十四回	房书安智激钟林 小太保火烧群寇
47	第四十五回	闹祠堂张华寻旧账 战群寇芸瑞卧病床
56	第四十六回	名师登门传绝艺 高徒受业苦攀登
65	第四十七回	僧道俗同教一弟子 白芸瑞分拜三恩师
75	第四十八回	小达摩峨眉深造 白芸瑞奉命下山
79	第四十九回	官兵一打叠云峰 芸瑞夜探狼牙涧

89	第五十回	盗人头芸瑞入虎口 平匪巢蒋平派兵将
100	第五十一回	翻江鼠失算被困 小达摩刀劈凶僧
108	第五十二回	遇劲敌白芸瑞受制 逢故友山西雁扬威
118	第五十三回	白眉毛因祸得福 学绝艺再练真功
129	第五十四回	山西雁舞刀吓群寇 白芸瑞抖威震贼窟
138	第五十五回	房书安误走蒋家坨 大头鬼被戏三仙居
149	第五十六回	漏网贼投靠新主 房校尉舌战故交
159	第五十七回	震八方弃暗投明 房书安绝处逢生
169	第五十八回	小五义血战少华山 盲老者谈笑戏群寇
179	第五十九回	化险为夷五小脱险 悲双离合四杰拜山
189	第六十回	献绝技惊破贼胆 捉王顺大报父仇
199	第六十一回	佛禅救徒劫囚车 盲侠仗义斗凶僧
209	第六十二回	凯旋归金銮殿封官 扬美名太师府贺喜
220	第六十三回	乐极生悲国舅被杀 冒名顶替忠良受辱
230	第六十四回	包青天奉旨审命案 白芸瑞公堂诉曲直

242	第六十五回	闹金殿八贤王力保忠良 查凶手赵德芳便服私访
253	第六十六回	相国寺八王白日失踪 开封府包公深夜审案
263	第六十七回	翻江鼠演苦肉计 房书安探莲花观
274	第六十八回	不亲假亲房书安套近 将计就计大头鬼被拿
284	第六十九回	狗咬狗房书安渔利 官护官小达摩剿贼
294	第七十回	白芸瑞活捉张小溪 邹化昌大战郭长达
303	第七十一回	冤案昭雪元凶正国法 打赌击掌南郑请高士
313	第七十二回	臭豆腐南郑遇险 白眉毛严惩贼寇
323	第七十三回	学剑术白眉识魔女 惩凶顽徐良伤佛禅
333	第七十四回	蒋则长调兵遣将 郭长达口是心非



闻噩耗群雄齐集王家店
取首级艾虎双上叠云峰

白莲花晏风一剑把徐良的脑袋砍了下来，还没走出几步，亚侠女严英云提宝剑就把他们拦住了。这帮贼一看是个女的，毫不在乎。

白莲花晏风一手提着徐良的脑袋，另一手提着大宝剑，往后一退：“呀！我说哥儿们，来个小姐儿，哈哈……小模样长得不错呀！”白莲花晏风乃是色中的魔鬼，花中的魔王。他三十多岁，糟蹋的良家妇女不计其数。他一见严英云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便魂不守舍，两眼乐得眯成了一条线。回过头，冲他这些兄弟一乐：“哈，看没看见，在咱们面前站着一位大美人儿，把她带回去，陪咱们开开心、解解闷儿。”这帮采花贼见着美貌的女人还能不动心？白莲花晏风一乐：“今儿是双喜临门，既报仇，又得美人儿，弟兄们，给我抓住她。”

这帮小子都是一路货色，“呼啦啦”往上一闯，就想动手。他们哪知道严英云是巾帼英雄，女中魁首，自幼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教，是一名侠客。

严英云一看他们没安好心，不由得火往上撞，把二刃青钢剑一晃，厉声断喝：“呔！杀不尽的淫贼，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手，快把徐良的人头给我送过来！”

小韩信张大连缩着脖子说：“唉，美人儿，你非要这脑袋，什么意思？你跟他有什么关系？”严英云觉得没必要跟他们费口舌，往上一纵，就要抢人头，这帮小子把严英云给围住了。这个一刀，那个一剑，打算把严英云给累倒，然后占便宜。哪知道一交手，出乎他们的意料。小美人尉迟善、小粉蝶田环、小蜻蜓张春、白莲花晏风都为之一惊：“呀！挺棘手啊。这女子有两下子，



咱还得留神注意。”话音未落，就见亚侠女严英云反手一剑，正砍在小蜻蜓张春的脖子上，“噗”人头落地。

这群贼可急了，“哎呀！她是个母夜叉，弟兄们，上！别让她跑了。”

严英云再厉害，跟徐良也没法比，况且还是女人，如今又孤身一人，怎么能打得过这帮人呢？她累得直喘气。这时，白莲花晏风虚晃一剑，拽出一支毒镖来，心说：我给她一下，让她昏迷不醒，我抢回大山，寻欢取乐。他一抖手，直奔严英云，“噗”打上了。虽说不重，但这是毒镖，严英云稍微一愣，觉得半臂发麻，就知道不好：“哎呀，我中了毒药暗器。”严英云心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了给未婚夫报仇，她转身就跑。

白莲花晏风从地上把那支毒镖捡起来，把镖尖上的血蹭了蹭，插到镖囊之中：“哈——我看你还往哪儿跑？一会儿你就没劲儿了。追！”这帮人在后头紧追不舍。严英云从来没到过这一带，面对大山，往哪儿跑呢？她就瞎跑，有道就钻，有树林子就进。仗着一股急劲儿，一口气就跑出十来里地，但这会儿跑不动了，不仅肩膀麻，而且连腿都麻木了，“扑通”一个跟头摔在地上，宝剑也甩出手去，眼前一黑，失去知觉。这帮贼还在后头追呢。幸亏这个地方地形非常复杂，草深林密，很难发现。

就在这时，从山坡上来了两个道姑，都系着围裙，挽着袖口，一只手拿着镰刀和小铲，另一只手提着篮子，一个劲儿往地上看，看样子是在找药。这两名道姑有说有笑，登上这个山坡，正好看见严英云摔倒在草丛之中，惊呼一声：“啊！无量天尊！看没看见？”

“师兄，看见了，这是怎么回事？”

“快快过去。”两个道姑说着到了出事地点，分开草丛一看，“哟，是个女人，短衣襟，小打扮，旁边放着宝剑。”这女人脸色发青，嘴角吐着白沫。这两个道姑经验还挺丰富，“她中了毒药暗器了，看左肩头还出血呢。”师兄师弟说着话，往严英云来的方向看了看，这阵，那帮贼还没追到，所以她们也没看见。怎么办？别采药了，赶紧把她背到庙里吧。这样，其中一个道姑把严英云背起来，另一个道姑提着她那把宝剑，离开草地回庙了。

庙宇不大，横匾写着“九云庵”三个字，正门关闭，角门开着。道姑把严英云背进去，反手把角门关上，喊道：“师父，师父！我们回来了。”从屋里出来一名老道姑，浑身上下是绛紫色的道服。看年纪在六旬上下。

她向院里一看便一愣：“无量天尊，徒儿，这是怎么回事？”



“师父，我们在山坡救了个人，您看，这人中了毒药暗器，恐怕性命难保。咱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善念为怀，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呀！因此我们把她背回来，请师父妙手回春，给她医治。”

“噢，待为师看看。”这个女道姑来到严英云近前，哈下腰看了看，先号号脉，再看看伤口，然后把眼闭上，“善哉善哉，造孽，造孽！此女子命不当绝，如果过了午时，此命休矣。来啊，快把她架到床上。”

“是。”小道姑挺热心，把手里的东西放下，一个抱头，另一个抬腿，把严英云架到屋里，往床上一放，老道姑用金盆净了手，把外衣脱掉，然后把小药箱拿来。她打开箱子盖，里面有全套工具：带尖、带刃、带钩，药膏、药瓶子、药罐子，一应俱全。老道姑把严英云的衣服扒开，往伤口一看，只是扎了条口子，有一寸来长，要不是有毒，根本没事。这位老道姑用双手挤住伤口，狠劲往外挤血，黑紫色的，一股腥臭味，直到把黑紫血挤净，露出鲜红色才停止。然后给敷上药，包扎好，又撬开严英云的牙关，给她灌了化毒散、止痛药。时间不长，收拾完了，这老道姑洗手时，严英云苏醒了。她一皱眉，睁开眼睛。两个小道姑一看，乐得直鼓掌：“师父，师父，醒过来了。这位施主，你这是怎么了？谁打的？”严英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待张口之际，庙外一阵大乱，“啪……”

“开门，开门，就在这儿呢。”

把两个小道姑吓得脸都变色了：“师父，你看怎么办？”

“不必惊慌，为师去看看。”这女道姑到底是上了年纪的。她把药箱放到一边，伸手把拂尘拿起来，迈步来到院里，高声喊喝：“什么人？”

“快开门，少说废话。”老道姑过来把角门一开，往外观看，正是白莲花晏风这帮贼。他们发现草丛中有一摊血迹，就找到九云庵。

这帮贼连官府都不怕，何况是庵堂寺庙呢。等角门一开，晏风众人一看，是个女道姑，六十岁左右，往院里一看，没人。晏风把眼珠子一瞪：“喂！老道姑，方才有个受伤的女人，你看见没有？是不是跑到这里来了？”

“嗯，出家人不打诳语，是有一女人被我们救进庙内。”

“嘿，真在这儿呢！老道姑，我们不怪你，因为你不知道她是谁。现在这个女人何处，赶紧交给我们，好让我们带回山去。”

道姑闻听一乐：“施主，你们是什么人？我为什么非得把她交给你们呢？你们报上名来。”

“哈，哈！哎呀！实不相瞒，离你这儿不远的那座大山是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我们乃是狼牙涧的寨主爷，那个女的是我们的仇人，我们要把她带回山去，交给总辖寨主发落。快把那个女人交出来。”

这老道姑闻听此言，把脸一沉：“噢，八宝叠云峰，请问，你们的总辖寨主难道是半翅蜂王典不成？”

“嗯，对呀，你认识我们寨主？”

“嗯，倒有一面之缘。你不是说要把这个女人交给总辖寨主发落吗，待贫道同他交涉之后，再作定夺。各位施主，那就请回吧。”

晏风一听：“什么？你去跟总辖寨主交涉，这不是笑话吗？”他把眼珠子一瞪：“少说废话，躲开，躲开！”他用手一推这个老道姑，打算往里闯。

由于他太过失礼，老道姑不由得眼眉倒竖，动怒了：“无量天尊！孽障，你们太野蛮了，庙宇本是佛门静地，绝非你们这样的人能随便出入，赶紧给我走开。不听良言相劝，休怪贫道无情。”

“哇，你还无情，你想干什么？”他们仍往里闯。老道姑实在忍无可忍，把左掌往上一抬，对准小美人尉迟善的脑袋“啪”就是一掌。这一下，就见他“哎呀”一声，退出两丈多远，“咕咚”摔了个仰面朝天，起不来了，“汪——”直学狗叫。

晏风一看：“哎呀，老道姑手上有功夫啊，没想到我们眼皮子底下还有武林高手呢！来来来，我领教领教。”他打算往上闯，因为人多势大。这老道姑一皱眉，眼珠子一转有主意了。庙门外有根旗杆，挺粗，下面有夹杆石，老道姑用手一指旗杆：“尔等住手，你们脑袋再硬，有夹杆石硬吗？”老道姑到了夹杆石前面，用左掌一劈，“咔嚓”一声，把青石打成两半。

晏风一看，吓得一缩脖子：哎呀，我的娘呀，这老道姑不是个剑客，也是个侠客，会鹰爪力铁砂掌的功夫，干脆快走。他绰起小美人尉迟善狼狈逃窜。因为他们手里提着徐良的脑袋，要回叠云峰请功受赏。老道姑长叹一声，把角门关上。

严英云已经坐起来了，一见老道姑进来，她赶紧下床，跪倒在地：“多谢恩人救命之恩。”

“起来，姑娘，你是什么人？怎么跟这帮强人相遇？若不是遇上我的弟子相救，你可就危险了。”严英云闻听哭了，首先说了她爹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然后说出自己的名字。老道姑一听，大吃一惊：“啊呀，孩子，你是严正方的



女儿？”

“正是。”

“哎呀，我跟你爹有交情。谁不知道你爹是赫赫有名的辽东六老啊。我跟他们都不错。第一老铁面金刚沙龙，第二老北侠欧阳春，第三老就是你父亲，第四老铁戟将鲁仲贤，第五老翻江海马尚君义，第六老浪里白条石万奎，对不对？”

“啊，老人家，你说的一点儿都不假。”

“唉，我跟他们都有交情，难道你没听你父亲说过吗，江湖上有一红文女剑客，就是贫道我。”

“哎呀。”严英云真没想到，红文女剑客那是赫赫有名的，竟在这儿遇上了。严英云再次行礼拜过，红文女剑客把她搀起来，告诉小道姑赶紧给准备饭菜。然后两人在屋里细谈，红文女剑客问道：“孩子，你怎么只身一人到了荒山野岭之中？”严英云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

当她说到山西雁徐良死在葵花冈，被方才那帮贼人把脑袋给砍下来时，红文女剑客惊呼一声，就站起来了：“哎呀！无量天尊，有这等事。孩子，你要早说，我焉能放他们走。我只是认为他们不是好人罢了，没想到这里面还有那些事情，便宜了这帮畜生。”她也只好劝说：“孩子，我知道你跟徐良的关系。记得两年前，我见过你父亲一面，他说过，将你许配给白眉大侠徐良。因为徐良公务甚忙，婚期一再拖延，时至今日，你们也未能完婚，看来这也是天意。孩子，你不要太伤心了。人死不能复生，咱们想办法给他报仇就是了。”

“老人家，您说得对。我马上就回去，禀明包大人，召集天下的英雄，攻打青松狼牙洞，替我的未婚夫报仇雪恨。”严英云说到伤心处，泪珠滚滚，痛不欲生。

红文女剑客听了，心中一阵难过，看来人的一世道路坎坷。就拿徐良来说，赫赫有名，威震武林，刚一露头角，就惨遭毒手。老剑客擦了擦眼泪，问道：“孩子，你下一步怎么办？”

严英云口打唉声：“老人家，您能不能派人把我送到葵花冈，我想办法把徐良的尸体成殓起来，给他操办后事。”

“无量天尊，此事就是你不说，贫道也得帮忙。”红文女剑客一点手，把徒弟们叫进来，挑选了六名精明强干的，跟她保护严英云，赶奔葵花冈。

严英云把当地的地方官找到，一问他姓赵。这个人还挺负责，把严英云等

人带到出事地点，一看，尸体原封未动，上面盖着席子，周围用草绳子拦着。老百姓交头接耳，指手画脚。这地方官把老百姓分开，把车辆赶到里面，叫几个伙计把徐良的尸体抬到车上。进了葵花冈镇里，找到王家老店，跟店房说：“你不要招待别的客人了，这位女子是山西雁徐良的未婚妻，她要把这店房全包下来，不久开封府就来官人，到这儿捕盗抓贼，还要破案捉拿凶手。”掌柜的一听，连说：“好好好。”

严英云和红文女剑客来到店里，把这前院临时变作灵堂，命人买了花头棺材，把没脑袋的徐良尸体成殓起来，雇人高搭灵棚，请了几名鼓手，吹吹打打，给徐良超度。同时，严英云写了数封信，飞报开封府，要求众人速到葵花冈会面。

严英云发出书信不久，开封府的玉面专诸白芸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珍、小义士艾虎及细脖大头鬼房书安、小侠龙天彪就第一批赶到葵花冈。几个人进了王家老店，严英云往外一走，正好打了个对面。

艾虎像疯了一样：“三嫂，我三哥他……”严英云哭了，丫鬟代替说：“各位英雄，赶紧进里面吧。”

小哥儿几个到了后院一看，高搭席棚，里面板凳上放着一口棺材，头前有供桌，摆着供品，灵牌上写着徐良的名字。艾虎爬过去：“三哥呀……”“咚咚咚”用手捶着棺材。哭到伤心之处，他就昏过去了。白芸生、韩天锦、卢珍也全昏过去了。房书安和龙天彪虽然没昏过去，也是跺脚捶胸。严英云止住哭声，挨个儿劝呀，昏过去的赶紧抢救，好不容易才把艾虎等人劝过来。艾虎嗓子都哭哑了，眼泪里都带着血。

艾虎一边哭，一边念叨：“三哥，你死得太惨了。当初你我结拜时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他拽出龟灵七星宝刀就要抹脖子，白芸生拽出鱼肠剑，韩天锦拽出匕首，粉子都亮出家伙，都要在棺材前头抹脖子。严英云拦了一个又一个。

房书安急了：“我说叔叔大爷撒手，别那样。”他们不听，房书安只好把供桌掀了，“稀里哗啦”，这一下大伙都不抹脖子了。

艾虎一瞪眼：“房书安你疯了？！”

“老叔啊，你们这是怎么了？头脑要冷静啊，抹脖子有什么用？我比你们谁都难过，我应当第一个死，可我不能死啊，我得给我干老儿报仇。你们这样做，正称贼人的心愿。人家盼着咱们都死绝了才乐呢！咱们能干这种傻事吗？



要留得一口气在，给我干老儿报仇，这是至关重要的。等我们报完仇，我们在灵前排队一站，大伙儿一块儿死。”

房书安正说在刀刃上，艾虎一听也对：“唉，好吧！给我三哥报完仇，咱们一块儿死。”

“对！”大伙儿都不死了，有人赶紧把供桌扶起来，收拾东西。严英云请大家外面说话，等坐下之后，艾虎说：“我们接到你的信就赶来了。开封府的人把事情料理完了，分批赶赴葵花冈，用不了三五天就都来了。”严英云这才放心了。这些日子，里里外外的事情都由亚侠女出面，毕竟是个女人，多有不便呀！这时，严英云就把一切事情交给他们，自己退归内室，守着灵堂。

大伙儿又问事情的经过，严英云把以往的事情说了，艾虎恨得咬牙切齿，“晏风，好小子，是你杀的我三哥，若让我抓住你，定要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

房书安问道：“这么说，这棺材里只有我干老儿的身子，脑袋还没了？”严英云点点头。“那可不行，不管怎么说，我干老儿得有个全尸，哪怕把脑袋请回来缝到脖子上，也不能把尸首分两处。”

艾虎点头：“书安，你说得太有道理了。先想办法把我三哥的头请回来，要不，咱太对不起他的在天之灵了。”

白芸生一晃脑袋：“老兄弟，你说这话谈何容易，人头让人家整到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去了，听说人家还要开庆功会，咱们怎么能拿得回来呢？”

艾虎冷笑一声：“大哥，这还用说吗，就是往回抢也得抢回来。你们大家在店房料理后事，等待开封府的老少英雄，我今天晚上就去叠云峰，就是豁出命，也得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来。”艾虎有个倔劲儿，他说出来就要做到。

房书安说：“老叔呀，咱们路上太乏了，你眼窝都塌陷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怎么能打仗呢？为我干老儿，你也要好好睡觉，养足了精神，明儿一早，我陪你上山，你看怎么样？”

“书安你跟我一起去？”

“对！我陪着老叔到叠云峰青松狼牙涧。我可不是吹，想当初，我是这座山上的四寨主，这座山当年还是我开辟的，山上的总辖大寨主半翅蜂王典很讲义气，我打算当面跟他交涉，把我干老儿的人头要回来，您看怎么样？”

严英云一听直晃脑袋：“书安啊，此言差矣。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那会儿你是绿林人，现在你是开封府的官人啊！你跟他们水火不相容，这样做

太危险了！”

“哎呀，我的娘呀，为了我干老儿的事就是赴汤蹈火也没有二话可说，再说，我跟王典交情特殊。当年我要不救他，他早就喂狗了。王典曾经说过，早晚要报恩，我始终没让他报。现在机会来了，我不求别的，他把脑袋给我就行，论真格的，他能驳我的面子吗？退一步说，他即使驳我的面子，不给我，我顶多脑袋掉了。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为我干老儿掉脑袋我也心甘情愿。”

“好！”艾虎拍拍房书安的肩头：“好小子，有骨气。明天老叔陪你一块儿去。各位，此事已定，不必多说了。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养精蓄锐，好跟这帮王八蛋拼命。”

第二天日头升起很高他们才起来，艾虎找到房书安，爷儿俩饱餐一顿，带着应用之物，起身直奔叠云峰青松狼牙涧。白芸生、韩天锦等人送到门外，白芸生拉着艾虎的手说：“老兄弟，此去凶多吉少，你可千万留神，别疏忽了，主要靠书安，他去讲理。如果能把人头要回来，当然好，一旦要不回来，你也不要跟他们动武。因为你人单势孤，咱们另想办法。”

“大哥你放心吧，我不是小孩子，心里有数。”龙天彪、韩天锦也要跟着去。艾虎拦住说：“人多了也没用。另外，家里缺人也不行。”

艾虎和房书安两个人骑着两匹快马赶奔叠云峰青松狼牙涧。艾虎问道：“书安，你觉得有把握吗？”

“八九不离十吧，老叔呀，咱爷儿俩处长了，你就知道你侄子是有能耐的人，别看我武功平常，咱人缘儿好，交了好多朋友。王典这个人，说实在的还不错，他有一个毛病，就是耳软心活。为这事，当年我们俩闹翻了，我一气之下离开叠云峰青松狼牙涧。你别看那样，我们俩的交情始终没断。那二寨主电光侠霍玉贵也不错。我想，要见到他们好好说说，也许有希望。老叔，假如不行你可别出手，咱爷儿俩就回来，我保证咱的生命安全，他不会把咱怎么样，咱们再另想对策。”

“好，书安，我一切都听你的。”

“嗯，听我的。咱们君子动智，可别动手。”他们快马加鞭，往前飞驰。葵花冈离叠云峰十八里地，但都是山道。房书安在这儿当过寨主，对地形相当熟了，他们很快就来到头道山口。房书安抬头一看，戒备得很严，他告诉艾虎，“老叔，到那儿，您听我的。”然后叫艾虎在这儿等着，房书安往前面走，到那



儿喊道：“哎！哪位值班呢？”

山坡上，木栅栏门后探出个脑袋来，这人有四十多岁，一眼就认出房书安：“哎呀，这不是四寨主吗？”

“不错，正是房书安。哎呀，是你老王啊！”

“是啊，我值班。”

“嘿嘿，太好了，遇上老熟人了。老王，劳你的大驾，到里面给我大哥送个信儿，你就说老四回来了，找他有重要的事情相谈。”

“好，房爷你等等，我现在就去送信儿。”老王撒腿如飞送信儿去了。

房书安掉转马头来到艾虎近前：“老叔，你看怎么样，人缘儿熟了就是一宝，要不认识的话，你往前一凑合，人家开弓放箭，再往前一凑合，楠木礮石，咱都不能靠近。”

“嗯，书安，你真有两下子，我服了。”

“嘿，等着瞧吧。”他们一直等到晌午，也没有人露面。

“唉？”艾虎就觉得事情有点儿不妙，“书安，从这儿到山里头有多远啊，怎么还没回来？”

房书安一晃脑袋：“不远。这里头有缘故，一定是半翅蜂王典听说我要见他，就起了疑心，他得跟手下的狗头军师商议商议再来对付我，所以拖延了时间。老叔，您别着急，大概一会儿就能有信儿。”

这时，就听山坡上有人说话：“四寨主，对不起，我回来迟了。总辖大寨主有令，让你里边说话。”木栅栏门开了，喽啰兵往左右一分，把道路闪开。房书安跟着艾虎拉马到了里边，老王过来说：“嘿哟，四寨主，你发福了，脑门子锃亮，听说你这两年混得不错，托福托福。”

“嘿，就那么回事儿吧，凑合活着呗。啊呀，我大哥在哪儿呢？”

“大寨主公务甚忙，听说你来了挺高兴，正在聚义厅恭候。”

“那好，这是我带的一个朋友，你们还检查吗？”

“不不，你的朋友就是山上的朋友，这还用检查吗，你里面请。”老王陪着他们往里走。房书安偷眼一看，山里做了准备，树的后面，树上头，瞭望台上，山坡上全站着喽啰兵，一个个手拿利刃，怒目横眉，严阵以待。房书安心说：当初，我跟王典交情多好啊，现在我当了官人，我们无形中成了仇人。看，他们都准备好了。难道说王典还忍心对我下毒手不成，嘿嘿，笑话！姓房的我也不在乎，怕我就不来了。他一边往里走，一边给自己鼓劲儿。他们转过

二道山口，越过第三道山口，又转过巡捕寨，来到大厅，往大门一看，左右站着二十名彪形大汉，脸都沉着，见房书安来了，都过来施礼：“四寨主，你回来了。”

“各位都挺好吧！”

“托你的福，大伙儿都挺好。”

“我大哥呢？”

“在大厅里都等急了，你赶紧去吧！”

“那好吧，把道闪开，老叔，跟我走。”两个人下了马，肩并肩走进大厅。

房书安一看，还是原来的样子，没什么变化，只是里头的设备比当初豪华了好多。正中央有一座三尺高台，转圈有栏杆，高台上并排两张桌子，有两把虎皮高腿椅，上首坐着总辖大寨主王典，下首坐的是电光侠霍玉贵，身边站着偏副寨主。往他们两旁一看，雁翅形，摆了两溜儿桌案，上首有几位客人，第一个是白胡子老头儿，房书安吓得一缩脖子，这个人飞剑仙朱亮。挨着他坐的是个秃头和尚，咧着蛤蟆嘴，瞪着怪眼，身后背着一块金棋盘，这人正是三世陈抟陈东坡，他们后面还站着几个生人。下首，头张桌上坐着一个人，房书安越看越像徐良，正是紫面金刚王顺。他背着假牌的金丝大环刀，斜挎镖囊，撇着嘴，盯着他和艾虎。

王顺旁边是白莲花晏风。原来晏风在这儿属于小毛贼，别人坐着，他得在一边站着。因为他杀了徐良，为山上立了大功，这才给他一个座儿。他瞪着两只狼眼，撇着嘴，好像泥胎一样，也盯着房书安和艾虎。大厅里还有一百多人，不必一一介绍。房书安看了一眼，把衣服收拾收拾，往前紧走几步来到台前：“二位哥哥，一向可好，小弟房书安礼过去了。”说着躬身下拜。

王典皮笑肉不笑：“嘿嘿，老四，自家弟兄，何必客气，免礼。”

“谢大哥、二哥。”

电光侠霍玉贵也点点头：“老四你来了，看座。”说着，喽啰兵给房书安搬了把椅子。

房书安一抱拳：“二位哥哥，我还带了一位客人呢，大概不认识吧，我介绍介绍，就是开封府的四品带刀御前护卫，小五义之中的老兄弟小义士艾虎，是我老叔，烦劳也给来个座儿吧。”其实有几个不认识艾虎的。

王典点了点头：“看座。”真给房书安面子，又给搬了把椅子。小义士一句话也没说，往椅子上坐，就看房书安的。房书安也坐好了，晃着大脑袋，一



句话不讲。大厅里静了半天，王典才说：“老四，我得跟你道喜呀！”

“大哥，喜从何来？”

“哈哈，你怎么还跟我装糊涂啊，你现在把贼皮扒了，当了官，吃了开封府的饭，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吗？等有空的时候，我还得给你送八彩礼物呢。”

“得了，大哥，别拿我取笑了，其实在哪儿不一样吃饭呢！嗯，不过，人呀，所见不同，走的路也不一样，我就觉得当官不错，故此才走到开封府。大哥，这事咱先放在一边，你知道今儿我为什么来见你？”

“不知道，你说吧。”

“大哥，我求你来了，无论如何，你得把这个脸赏给我。前些时候，白莲花晏风在葵花冈把徐良的脑袋给砍下来了，我就是为这事来的，我求大哥能把徐良的脑袋交给我。有道是人死不结仇，不管徐良活着时你们怎么恨他，绿林人跟他有多大仇，可他现在死了。死了，死了，一死百了。”

“你为什么要他的脑袋？”

“我受人之托，来取徐良的人头，不知大哥能不能赏脸。”房书安一言未尽，就见王典把桌子一拍，“啪”的一声勃然大怒。